

种下幸福和希望



逐梦

开口：“没了地，吃啥喝啥？难不成都出去打工，咱七十多岁的老娘谁照顾，孩子们谁管？”

大嫂的问题很现实，不过孙士玉早就考虑到了这些：“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。土地流转了，每亩一千元流转金，比咱种地强多了；棚区建起来，肯定需要大量劳动力，到时候守着家门口打工挣钱，家里的事也不耽搁，两全其美嘛……”

孙士玉的话有理有据，大嫂一时不知如何辩驳。这时，坐在屋门口马扎上的任建新的弟弟小声嘟囔着：“要不咱再等等，看看别人咋弄？”

声音如蚊子嗡嗡，孙士玉还是听了个真真儿。“机会不会等着我们，更何况大势所趋，咱家可从来没给村里扯过后腿。”

全家人都不吱声了。看大家都不表态，孙士玉说：“我们先试试如何？将来要是落埋怨，你们都冲我来。”

散会后，孙士玉径自去了村委会，第一个在土地流转协议上签了字……

二

往事追逐着脚步，孙士玉来到自家蘑菇棚。任建新正在收拾。挨过一个冷冷清清的冬天，棚里温度还很低，开工前，得把棚里温度先提上来。有的铁丝架略显松动，任建新正拿着钳子拧来拧去。

“这两天晒晒棚，温度上来了，把白灰撒一撒……”孙士玉像个监工，一边用手晃晃任建新刚拧好的铁丝架，一边“下任务”。

“你就省点儿心吧，忘不了！”任建新扭头看看妻子，憨厚的笑容里满是疼爱。

前期工作不复杂，只半天工夫，蘑菇棚检查完毕。

夫妻俩往回走，孙士玉又开了话匣子：“你去大哥哥看看呗，咱商量好了一块开工，往年都是这么干的。”“行！”任建新像个时刻接受新任务的士兵，步履坚定，应声铿锵。“今年找人也要找手脚利索、干活仔细的……”对于媳妇的唠叨，丈夫从来从不厌其烦，他知道，对于这个家，孙士玉付出的太多了。

孙士玉当年嫁给任建新后，发现家里的状况并不乐观。

那时，任建新的哥哥已经结婚，另立了门户。家里有几间灰砖房，可是架不住人多，公公、婆婆、未婚的小叔子，还有他们两口子，五口人挤在一个屋檐下。

公公几年前出了车祸，不能干重活，小叔子刚成年还没长住，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丈夫常年在外跑长途。而且，家里还欠着三万块钱外债……

日子艰难，孙士玉偷偷掉过几次泪。但，抹泪不能解决现实问题，从小要强的孙士玉在心里安慰自己：“只要肯干，苦日子总会熬过去的。”

婚后，夫妻俩有了女儿，紧接着又添了一个儿子。喜悦之余，夫妻俩更多的是担忧，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，生活更加捉襟见肘。

家要照顾，债要还，日子还得过。刚开始那两年，丈夫在外跑车，孙士玉一个人操

持着家里的各种事情。丈夫的收入，除了养家还要还债，剩不下一分钱。

一家人的日子，就这样艰难前行。

土地流转顺利完成，食用菌棚区建设提上日程。那段时间，棚区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，待遇很可观，很多在外打工的村里人都回来了。

有一天，丈夫跑车很晚才回家，孙士玉还没睡下。这些年，她养成了个习惯，只要是丈夫回来的日子，即便再晚，她也是一定要等的。

“跟你商量个事！”孙士玉开门见山，“咱把车卖了吧。”

猛然间听到这样的话，任建新心里咯噔一下。卖了？难不成家里又出了什么事？任建新惊讶地看着妻子。

“村里好多人都回来了，守着家不少挣钱，孩子们也都不用挂记。咱俩人干总比你一个人挣得多吧……”

“我跑车挺顺当的，你在村里打打零工不是也挺好？”任建新说话的时候，没有注意妻子的表情，扭过头来，才发现她的眼圈有些泛红。

“怎么啦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任建新赶忙过来，想要安慰，却不知如何是好。

孙士玉说：“你整天在外跑车，知道家里人多担心吗？万一有个好岁，这个家可咋过！”

这是孙士玉的真实想法。谈起这些，她告诉我：“平常人家过日子，富有富的过法，穷有穷的过法，平平安安最重要。”

任建新明白这个道理，更明白妻子的意思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尊重妻子的意见。

三

2021年正月，孙士玉东凑西借筹得五万块钱，租了两个蘑菇大棚。

说起来，孙士玉租大棚，还是受了大哥大嫂的影响。

食用菌棚区建成使用后，任建新的哥哥和嫂子一直在那里打零工。头一年，夫妻俩没少赚钱，但和那些自己种蘑菇的人家相比，还是少多了。

管理上有政府扶持，技术上有专家指导，资金不足还有小额贷款……这么好的政策保障着，哥嫂俩眼看着租大棚的乡亲们日渐富起来，心里着实有些不甘心。

2020年，哥嫂俩通过小额贷款有了资金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租了两个大棚。头一年，哥哥家就有了几万块的收入。这些变化，孙士玉看在眼里，羡慕在心里。

年底，正当孙士玉还未拿定主意的时候，哥嫂俩登门了。

哥嫂的建议很明确，鼓励他们租大棚、种蘑菇，与其给别人打工，不如自己干。

“不能光看见挣钱了，看不到赔钱啊。”孙士玉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她这样的家庭，“赚得起，赔不起”。



“怎么会赔呢？政府有保险政策在后面支持，即便种植上出了问题，即便行情不好，政府都给咱们兜底呢……”

那天，哥嫂俩和她谈到很晚，最后，孙士玉双手一拍，恢复了往昔的乐观：“得嘞，等开春了，我们也租俩棚……”

这年，孙士玉家挣了四万多块钱。多少年了，孙士玉头一次见这么多属于自己的钱。说起这些，她朴实的脸上又挂上了笑容：“5月份出蘑菇，10月份结束，那段时间睡觉都能笑醒，每天几千块的进账，感觉日子过得特别有奔头……”

一年挣了四万多元之后，本以为苦日子终于过去了，谁想到有一天孙士玉在路上出了车祸，伤了十根肋骨，尾骨骨折。就这样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花在了治伤上。更糟糕的是，往后她不能干重活了，说好年底还的账，也只能拖一拖。

家里的变故，让任建新开始打退堂鼓，“要不明年不租了！”

“有国家的好政策，我们还要继续干！”孙士玉执拗起来，任建新从来都是默默配合。那年冬天，夫妻俩跑了东家跑西家，筹来了租大棚的钱……

装车，卸车，消毒，菌袋上架。任建新、哥哥、嫂子，还有几名雇工，正在蘑菇大棚里忙碌着。孙士玉在摆好菌袋的铁架间走来走去，看着摆列整齐的菌袋，她瞅瞅这个，摸摸那个，幸福的笑容挂在脸上……

时至谷雨时节，花开了，树绿了，孙士玉的蘑菇大棚也生机勃勃，一个个枕头样的菌袋里钻出大大小小的家伙，一排排，一列列，它们挺直了腰身，腰身上顶着圆乎乎、胖嘟嘟的小脑袋，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你，争先恐后地生长着。

去年，孙士玉租的两个大棚都挣了钱。今年她又一鼓作气租了三个大棚。按照这些年的行情，孙士玉给我算了一笔账：去除租金和各项杂七杂八的费用，一个大棚纯利润两万多元，三个大棚就是六万多元。孙士玉一手扶着腰，一手轻轻抚摸着菌袋，她告诉我：“今年年底，就能还清外债了。我这就叫啥？叫租来的是幸福和希望……”

临别前，孙士玉又对我说，明年她要再多租几个大棚，往后的日子一定越过越好。说话的时候，她目光坚定，充满期待。我被她的目光所感染，也坚定地地点了点头。

图①为食用菌园区远景。

图②为食用菌大棚内景。

图片均为李月亮摄影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

我与一座城

抚州古称临川，地处鄱阳湖平原与武夷山脉之间，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，素有“才子之乡”的美誉。

10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遇，我从一个县城调到抚州市机关工作。渐渐地，我喜欢上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。印象最深的，是抚州人自豪地喊出的那句“抚州，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！”原来，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就出生在抚州的临川。

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两位同时代的东西方戏剧大师，两人同在1616年逝世，又在2000年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。自2016年以来，抚州市连续多年举办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，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合作。抚州市文化设施亦随之完善。我不仅见证了汤显祖大剧院、汤显祖纪念馆的焕然一新，还参与了汤显祖戏剧文化走进校园、走进地方教材的相关工作。

在临川老城，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抚州的“历史档案馆”和“老城博物馆”，积淀了千年临川的历史沧桑和文化。这里是汤显祖出生地，也是全市最大的棚户区。当地政府通过棚户区改造，在保留原有历史文化建筑风情的基础上，打造《寻梦牡丹亭》实景演出地、中国戏剧博物馆、万寿宫古戏台等文化载体。

记得有一天傍晚，我与爱人、女儿在文昌里竹椅街游玩，路过一家篾编店，女儿鼻尖，一下子看到里面摆放着几把竹椅子，提醒我说奶奶喜欢坐竹椅子，我便买了大小两把，送给90多岁的老娘。篾编店堂里，还挂着“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”的牌匾。我们一路走来，时而驻足街头戏剧表演、南丰傩面具展示，时而体验科技换装、中医热灸、动漫真人秀，一家人都为抚州文化丰富的转化而惊叹。文昌里明清街区还入选了2021年国家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，成为抚州市的文化旅游名片。

走进城南占地千亩的名人雕塑园，园内66位古今名人雕塑，让我领略到抚州文化的深厚底蕴。抚州历史上涌现了晏殊、王安石、曾巩、陆九渊、汤显祖等一大批文化名人，并且留下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城西南借汤显祖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同年逝世的机缘而打造的“三翁”花园，园内水的灵动、林的艺术，还有桥的雅致、亭的风情，展现出一幅精致的水墨江南画卷。

“清波荡漾拂人醉，一城人家半城碧。”抚州不仅有蜿蜒的抚河穿城而过，秀美的凤凰河依城而绕，更有许多大小湖泊点缀其间。就说那城西北的梦湖，本是城郊的一片低洼易涝之地，依托汤显祖《临川四梦》文化元素，开挖成为梦湖以后，上接凤凰河，下通抚河，冬去春来风清水碧、鸟语花香，居民漫步其中，好似行走在一个生态花园。

城东的汝水森林公园位于抚河之滨，源源不断的抚河水滋润了那片茂盛的园林。抚河岸边绵延几十里的绿化带，是天然的“绿色走廊”，中心城区环城绿道超过100公里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8.2平方米，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、游憩健身的需要。

我与这座城市的情缘，还有不少来自诗歌。在城区东边，隔抚河相望的灵谷峰，海拔虽只有300多米，却久负盛名。此山因谢灵运在刘宋时担任临川内史期间常来游览，并造有10处景点而著称，又因王安石曾经在山上读书3年而闻名。2021年，抚州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“中国诗歌之城”荣誉称号。来到抚州以后，我发现这里有数量众多的诗歌创作群体，我与他们一起勤奋耕耘，吟唱新时代的辉煌。

这10年来抚州越变越美，可谓生态优美，文化丰富，宜居宜业。

这些年，我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清波抚碧城

徐明

霞浦日出

董光巨

闽东春早，草木葳蕤，鲜花明丽。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起身从霞浦县城去北岐看日出。天上一弯月牙，几颗残星闪烁。清冽的海风吹过，树枝摇曳，海草翻涌。

我是与几位文友一起慕名来到北岐小渔村的。北岐隶属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港街道，这里有渔港，有肥沃的滩涂，也有壮阔的海面。每逢紫菜生产的繁忙季节，滩涂上万根竹竿插成一块块方形的网框，由近及远，绵延数十里，蔚为壮观。

此时，海风轻拂，感觉有些冷，人们裹紧了风衣，在寒风中等待。我环视四周，这是一片滩涂，退潮的海域泥泞潮湿，渔船卧在滩涂上，人们拿着手机、相机，寻找最佳观景位置，站成齐刷刷的一排，等待曙光初现

向东眺望，分不清哪儿是天空的尽头，哪儿是东海的边界，哪儿是滩涂的起始。每个人的双眼都紧盯东方天际，生怕一眨眼，就错过了太阳跃出海面的瞬间。

我曾经无数次看过日出，在城市、在农村、在湖畔、在海边。但披着星光，来北岐看日出，还是第一次。

此时，我们聚集在滩涂上，不知不觉间，夜色逐渐褪去，东方吐出鱼肚白，天快亮了。有人惊呼，太阳要出来啦！

海天一色，灰蒙蒙的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好像一切还没睡醒似的。有几只水鸟穿过青灰色的云层，划出一道流动的剪影。海水一层一层荡漾开来，拍打着滩涂。

只见东方海面上，一个小圆点从远方缓缓冒头，海天之间微微泛红，人群中发出惊

叹声。小圆点慢慢变成一个小小的橘红色半圆，跳出海平线，天边红云随之一点点变大；半圆再冲破厚厚的云层，一点点变红、变大、升高，天也亮许多。渐渐地，半圆变成清晰的大半个圆，直至变成一个火球，猛地腾出水面，生动而明亮，放射出金灿灿的光芒。

天空中云团的色彩每分每秒都在变化，由冷色调到暖色调：紫红色、玫瑰色、金黄色……海面、滩涂间映出另一个太阳，滩涂瑞气蒸腾，铺满金黄。

日出，将沉睡的滩涂唤醒。我的身体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苏醒。十几个人举起手机和相机，连续拍照、录像，定格一个个梦幻般的瞬间。每个人都激动、兴奋，甚至亢奋，脸上是孩子般的笑容，说话声、笑声在滩涂回响。

一位游客提议，请大家安静几分钟好吗？让我们静静地看日出吧。

人群瞬间安静下来。的确，纵然照相机有再好的镜头、手机有再高的像素，也比不上自己的一双眼睛；无论多么唯美的文字，也比不上一颗心的体悟。而当周围都安静下来，将自己置于此情此景之中，身心被唤醒，眼前被大美充盈。静静地享受海风轻拂，真切地领略自然的壮观，全神贯注地感受日出的神奇。那一刻，朝阳属于我，属于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此时，周围的万道霞光已经布满了海天相连处。东方的海面成了朝气蓬勃、殷红的苍穹，美丽的朝阳把海平面染红。霞浦，新的一天开始啦！



大地